执黑而行

□鲁　敏

章丘的墨泉

章丘大葱名压天下，以其壮高冠貌、脆甘冠味、茎白冠色——说到白，人人爱白趋白，以白为时风大美。窃以为，未知黑，何有白？巧的是，章丘此地，亦有黑色三绝，见上古，有热力，发华彩，执黑而行，善做有为，承载并成就了章丘城的别一番悠远声名。

其一为黑陶。

章丘此地人氏，有齐鲁风，多谦谦君子，但一开口讲起上古，口气往往不经意地就大了，三千年只是起步，然后以千年为进阶，动辄五千年前，甚至八千年前，实在会吓煞外地人，更不要讲国际友邦人士。

确也怪不得人家如此。1700平方公里的章丘沃野大地，粟米沉甸甸摇曳，苞谷密匝匝为帐，庄稼的根茎下全是几千年的祖宗宝藏，随便一锄头下去，就是惊天动地的考古发现。比如去年刚刚发掘的章丘焦家遗址，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可见城墙壕沟陶窑、两百多座墓葬、一百多座房址，更见男女合葬、手握獐牙、随葬贝类等。再如2003年发掘的危山汉代墓葬，有车马俑陪葬坑及3座陶窑，陶制车马俑均有彩绘衣冠细节，更有陶车5辆，车配构件达100余个，足见精微工整；再如洛庄汉墓的30多座陪葬坑，共出土文物达3000多件，特别是19件编钟、107件编磬和3辆驷马王车，震动考古界。此套西汉编钟至今可用，且音阶准确，乐色清亮，有幸现场听到由它奏出的《茉莉花》，作为江苏人，真差点儿迸下几滴相思泪，或也是对杳杳往古不可及的一种追慕吧。此外，还有距今约9000-7700年的西河遗址，19座房址功能分区清晰，见釜、罐、壶等陶石日用器，见骨饰蚌饰等新石器时代的审美意识萌芽。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90年代间多次挖掘的城子崖遗址，更是蔚为大观：堆积层有三，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夏代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正是从最深处的下层，首次揭示出以黑陶为特征性产物的龙山文化——看看，一直排数到现在，可算讲到那古远深藏、与土色浑然的黑陶了。

黑陶，怎么讲？借用讲解员姑娘那铿锵清脆的概括：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薄如纸、声如磬。其它四个特征且略过，只表一个“薄”。因这里有一个心理反差。对物质，人们常有求密好大喜重的偏好，比如木头啊金子啊玉石啊水晶啊，包括各地的陶瓷制品，似乎愈重便愈是了不得。龙山黑陶自然也有重器，如罐、尊、钟、鼎等，但它同时却又能反其道地“轻薄失重”，比如杯、豆、熏等。怎样的轻？诺大一个器物，却像拿着一只空蛋壳在手，与它黑沉沉的金属色形成奇异对比，似有一种深长的反构哲学意味。最妙的则是成为龙山文化代言器具的黑陶鬶。“鬶，三足釜也。有柄喙。”（见《说文》），为新石器时期的炊饮两用器具，而龙山黑陶鬶则又相当之“个性”，颈部加粗，与腹部连成一体，三足有袋且呈圆锥之形，颇为肥壮，古朴笨拙之中传送出极具母系意味的自信与性感，气象有如万物之始源。

其二为铁业。

章丘铁业的最早产出，当是铁锅。跟龙山黑陶比，得算是“新点儿”，却也是自古便有“章丘铁匠遍天下”之说。说起铁匠，百业之一种，天下哪里没有，但章丘铁匠自有一股执着的硬派作风，以工序的极其严密繁复取胜。以小小铁锅为例，最正宗的做法需要经过十二道工序、十八遍火候、一千度高温下的三万六千次锻打，方能成就其“锅如明镜、不沾不锈”之奇。尤其在“闯关东”的漫长征程里，章丘铁匠之名也随之进入东北原乡的冰天雪地，伴随着那八方崩射的铁血火星，为奔走异乡的章丘儿女们开辟出一条勇敢独创的热血之路。这铁锅佳话，时至今日还在不断刷新：都知道那个顶顶出名的《舌尖上的中国》吧，2018年初的第三季，带出这古老的手打章丘铁锅，一下子，网络热搜点击量达9亿人次，直闹得个“洛阳纸贵，章丘无锅”——人人都怕背黑锅，只有章丘这口黑铁锅，是要排起队伍去抢着背了。

当然，讲铁锅之黑只是开个小玩笑，从民间百姓日用起步的章丘铁业而今早已大大地开拓，闯将到极其广阔的局面上去了，上可送箭飞天，下可钻头入地，成为产业之重磅、国家之重器——写到这里，作为文人的先天缺陷就要暴露了。比如伊莱特重工，虽也煞有其事参观了一遭，却像置身巨人国，目睹到那些叫人仰断脖子的巨型设备，叫人听得头昏的专业词汇以及一串串越来越复杂的计量数据，几乎让所有观者都感到肉身之渺小、智识之短浅、理解力之笨拙，只好“话说回来”，仍然以那一口黑色铁锅的迷人光泽来定义这章丘第二黑。

其三为墨泉。

这乍一听似有点牵强，可也不尽然。世人皆知济南为大泉城，章丘为小泉城，可这里的“小”呢，要我说也像是假谦虚。听听章丘这些泉水之名儿：百脉泉，梅花泉，漱玉泉等，就够争风斗狠的了。而最妙一处要数墨泉。

天下泉水，都爱夸耀水色亮白、如珠赛玉、清透无物什么的，可章丘这一眼泉，偏是这独一份的骄傲不羁：因其旺猛时刻，泉奔激涌之处，泉眼竟呈饱满外凸之势，有如自地心中捧升出一团大磬石，更如一座流动的浮雕，一朵怒放人间的巨花，芳泽流泻，墨黑其华，其咄咄逼人之势，似乎千百年来所有的文人墨客都能饱蘸它这墨水，写尽天下的大块文章！怎能不叫人发一声喝彩。

墨泉边上不远处，不几步路即是李清照纪念馆。这不远不近、暗通款曲的一个布局，往往又令观者更添滋味。易安居士李清照这里自不必多赘，凡识得中国字的，谁人不晓她不识她不爱慕她？她所留下的那些或婉约到肠断天涯、或豪放到泣动天地的咏叹词调，某种程度上，实也是挟裹着千古文风、融天地精华与物宝人杰的别一种喷涌之泉吧。

出于可以想见的文人癖好或小小情怀，我走近到墨泉边上，对着那黑亮不见底的喷涌处，默然肃立，有如敬对无始无终的时间与历史。

◎现场

进茶乡

□王剑冰

一

进安溪首先见到了那条水，那条围脖样的清漪。接着就闻到一股异香，其味可是安溪独有？

再进有名的中国茶都市场，满满的热情就迎过来，还有满满的茶馨，整个大厅都喧腾着。站在高处，会看到一袋袋新茶敞着口，像一堆花朵，聚成魅人的景象。到这里不怕没茶喝，到处都是邀请你的人。

筱聆说，你难道不知道？安溪是铁观音的故乡啊！我原本有些孤陋寡闻，听了筱聆的话，方才恍悟。在这里，到处可见“茶”的组团：茶文化、茶创意、茶食品、茶休闲、茶包装、茶机械、茶演艺、茶会展……而茶的制作，是与“青”有关的：采青、晒青、摇青、杀青、揉青……茶与青，又构成当地人口中最多的一个词：“茶青”，这茶乡的专有名词，诗一样富有表现力。

来到茶乡真的会醉的，你不知不觉就沉溺于那氤氲的清韵和馥郁的香气中。

人说安溪168座峰，峰峰叠翠，也就产生道道山溪，层层湿润。这对于位列十大名茶之首的铁观音的生长，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我奇怪“铁观音”这个名字，怎么就安在了茶身上。是因为观音最有灵慧最为慈和吗？再给她一个“铁”姓，就愈加端重起来。

铁观音在水中舞动，舒展着她的妩媚与温柔，那是透心透肺的倾诉。喜茶的人也都会心会意，轻品细酌。这或许就是铁观音的效果。后来听到了铁观音的传说，我已不在意她的名称是如何得来的，我只在乎人们对她的态度。你看，茶商茶农正在精心打包装运铁观音，让人想起600年前的郑和，带着这种茶品，意气风发地扬帆起航。

盘山路上，到处都是绿，可以说眼睛都被那绿染色了。那是茶园，一盘盘的茶林整齐地环绕在各座茶山间，而道路就像一条条带子，为茶山扎出美丽的腰身。采茶女在其间，正翻动着玉蝶般的手，你几乎看不见手的动，而只看到蝶的舞。

据说茶叶第一大县的茶园有60万亩，不到安溪真的体验不到茶山的壮观，这是连山连水的翻涌，接天接地的浪漫。

二

看着隐在绿海中具有闽南特色的民居，我以为这里的茶农家家都过得富裕。然而筱聆说，手指头伸出来哪有一般齐？安溪虽然早列入经济强县，但还是有一些农户需要帮扶的，种茶还有技术、制作、买卖等方方面面的事情，而且最需要帮助的人，多在深山区。安溪已经摸索出了茶叶合作社、农民讲师团与贫困户结合的脱贫模式，产茶制茶能人指导需要帮扶的人们从基础管理做起，打造高标准茶园，同时在制茶、销售等方面提供支持和服务。筱聆也是如茶一般的妹子，不仅熟悉安溪茶，还写有关于茶的长篇作品，说起安溪，她总是充满了热情。

我关注起那些大山深处的茶农来，我要看看他们现在的境况以及筱聆说的帮扶的结果。细想起来，组织结对帮扶也不是个简单的事，得有那么些热心人，还得有那么多好经验。

我在茶园里见到了农民讲师团团长张顺儒，他正在教大家如何用传统方式采摘茶青。穿着彩衣的女人们边跟着学，边快乐地笑。采摘完茶青，老张又和她们探讨如何晒青。这个时候，经营“张品轩”品牌的张江宝风风火火地来了。张江宝有4万多亩茶园，听说家乡搞组团扶贫，特地从外边赶来要求加入。张顺儒的手握住了张江宝的手，张江宝的手很快又和东坑村贫困茶农张德雄握在了一起，他们有了一份扎扎实实的帮扶协议。

祥华乡是安溪茶叶重点产区，讲师团的刘金龙蹲在东坑村茶园里，给村民讲茶园管理的窍门：“茶树留高一点，不要种那么密。合作社上千元的茶都是留高的老树做出来的。”来自十里八乡的贫困茶农围在他的身边。他又讲自己的经历：他家原有十几处零散的茶园，采茶费力，更谈不上管理。他通过土地流转，把好茶园聚在一起，茶叶的质量也就上去了。茶农张良生显得特别高兴。他是一早冒着细雨从山上赶来的，虽然家里有七八亩茶园，但是制茶技艺上不去。这回与制茶大师刘金龙帮扶对接了，有了雪中送炭的好技艺。

正是秋茶采摘制作的时节，制茶能人温文溪驱车80多公里，来到了大山深处结对帮扶的张艺坤家里，从采摘茶青，到炒制茶叶，细细地传递重摇青重发酵的理念。张艺坤边学边实践，逐渐掌握了提升茶叶品质的技术，很快制作出1000多斤好茶，被上山来的茶商抢购一空。

在茶乡走访，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乡情乡音在茶缘上显现出来，不少人认识到了抱团发展的意义。

筱聆说，现在农民讲师队伍已经扩展到四五十人，累计巡讲超过500场。还有集体与集体的协助，比如举源、中顿、老固3个知名茶叶合作社，与共赢、珍山、新都安合作社早就有友情帮扶。

筱聆说话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只山鹰，从高处盘旋下来，随后带来一层好看的云，云边裹着红黄的辉光。

三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条同茶的发展联系极佳的路径。

站在新房门口，70多岁的吴顺治畅快地笑着迎接来客。他宽敞的房子里，制茶机器正在工作。说起以前，吴顺治感慨，虽然大坂村的茶叶名声在外，但身居深山，没有公路通出去，每逢茶叶收购时节，他就发急，茶不好卖出去啊。恒兴集团与感德镇大坂村结对后，将老吴等五户茶农异地搬迁下来，交通便利了，茶叶也打开了市场。

我们来到湖上乡，看到茶农苏维金自建的小楼，楼前停着新买的小汽车。走进他家专门的茶青房，一股香气扑鼻而来。老金不由说起了十几年前，他家破败的房子用一块黑帏布遮盖着，哪有专门的茶青房？制茶就在唯一的卧室里。讲师团的刘学忠上山来收茶，看到老苏的茶青不错，只是制茶技术跟不上，就与他结成师徒，他家的茶很快就赢得了市场。再往后，刘学忠又鼓励他承包一些农户的茶青，这样一来，直接带动了身边30多位茶农。

再走进一个场所，琴声悠雅，气氛融合舒畅，评审桌一字排开，整齐的盖碗透出特有的秋香。这是正在举行帮扶产品考评赛，不仅检验帮扶茶农茶样的优劣，还检验与之抱团的师傅的教学效果。愉悦的音乐响起，结果出来了，果然大多获得了认可。前面提到的张艺坤，他的茶样也拿到了优秀奖。大家一时间热闹起来，举茶共庆。

还有大师赛、茶王赛，都吸引了众多茶农。不只图那个奖励，而是要得到一个承认，看看互帮后的结果。我见到了杨连波，他的茶品摆在那里，你能感到他心里的忐忑。原本是偏远山村的贫困户，通过与有经验的老茶师结对，他就像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心变灵，手也变巧。听说县上举办铁观音大师赛，他要来试试。真的想象不到，结果公布，他的茶品竟然进入了20强。他端着奖牌站在那里，合不拢嘴地笑。

茶本带有慈眉善目的温情，整个帮扶工作，也无不充满了友善与和乐。就这样，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一个村影响一片村，安溪的贫困村已由原来的71个减少到十余个，贫困人口数也在直线下降。

细雨湿润了整片山原，茶园更显得葱绿如毯。在茶乡游走是舒心的。茶是安溪的民生，茶兴则安溪兴。但是这里不掩饰曾经的贫困，也不张扬脱贫后的富裕，就这样扎扎实实地抱团取暖，将茶园一点点做大，将山路一道道拓宽，将小楼一座座建起。现在的茶农，更学会了上网，学会了电商，让中国这股特别的味道，弥漫在五湖四海的温馨中。

漫读荻港

□陈　新

其实，它不单是建筑意义上的古镇，它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古镇。

一般的古镇是由砖石木瓦构成的，以悠远而斑驳的历史作为令人敬畏的标签。

它也由砖石木瓦构成，但它还由文化传承构建，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夏日的上午，流水穿镇而过，时光穿镇而过。

樯橹棹歌，书声唱和。阅世千年的荻港村，因“依港结村落，芦苇满溪生”而得名。

荻港集传统民居、连廊街巷、古桥古寺、石桥河埠、水域风光、地方民俗和历史名人于一体，自古还有“苕溪渔隐”的美称。

柳娇花媚，古朴沉静，傍水而建，枕水而居。

放生池、五孔石梁桥、四面厅台基、吕纯阳像石碑等，诉说着厚重的历史。

三官桥、庙前桥、秀水桥、隆兴桥、馀庆桥等23座古石桥，桥路相连的，是章家三瑞堂、吴家礼耕堂、朱家鸿志堂古堂等几十座老宅。

桥畔路侧，老宅之间，是绿房翠盖的荷叶，悦目而又赏心。

渔桑文化、古村落文化、耕读文化、儒商文化、园林文化、古桥文化、宗教文化，亦如荷花盛开，田田相连，大气而又和谐。

穿着一件颜色艳丽的花衬衫，我随意地走进这方安静、古朴的天地间，原以为会有些格格不入。然而包容与闲雅，却使我未感局促；我的出现，不过如一朵西风东渐的时尚小花，开在崇尚学习的古宅之中。

其实，水陌阡巷，商集连廊，琳琅满目，兼收并蓄，早已是其繁茂的志趣和主题。

进入荻港，见一戏台。戏台东侧墙上，写着一首名叫《莽莽芦荻州》的连谱带词的歌。

这是荻港村村歌：

莽莽芦荻洲，纵横水乱流。
经营几岁月，勾画好田畴。
缘溪渔网密，人烟近市稠。
渔池疏凿又菱塘，堤土培高已种桑。
好兴农人说孝悌，桥南新辟读书堂。

沿戏台东侧继续前行，过一座建于清嘉庆年间的长春桥，有一园，名崇文园。

崇文园内，有南苕胜境。

南苕胜境，源于天目山东苕溪，位于荻港东南，始建于元末，兴于清中，景致至佳。

吕祖殿、云怡堂、积川书塾、涵养居、放生池……小桥流水，塘荷池鱼，亭台楼阁，青堂瓦舍，进退移步，步步观景。

南苕胜境由外巷埭和内巷埭组成。

荻港外巷埭建筑，紧靠京杭大运河之西线官河，兴于明清，沿河而建的屋下廊街，南北走向，长500多米，进深15米左右。

水路交通兴盛之时，彩云楼、今夜月、泰源堂、百乐堂、正泰店、丝行、鱼行、米行……繁荣地排列着，店铺林立，聚集成市，售卖丝、茶、鱼、米……

廊下是缓缓流淌着的运河水，河面宽阔，船只写意。

容颜润泽，轻波微漾，摇曳着廊檐倒影。

岸边一处处梯形河埠头紧挨着廊边店铺的大门口。

数百年来，河中往来的岂止是船只，更有商贾旅人绢织的繁华。

然韶华易逝。涨落高低路，川平远近沙。

穿行荻花飘飞的历史，我不仅看到了这里繁荣的商业，也看到了水润的江南文化。

一座座老宅，就像一艘艘行走在时光之河中的船，驮着霓虹般的丝绸，细腻而又华彩般的精神以及如茶般回味悠长的往事，驻留在今天的艳阳之下。

缕缕河风，带着悠远的往事，来到我慨叹的心间。我仿佛看到了曾经往来繁茂的丝绸生意以及由此及彼的江南水乡文化。

在炎炎烈日直射的阳光下徐徐而来，波光潋滟处，飘荡着的是青荷的幽香。

是的，它们或许就像打着油纸伞的淑女，滋润了江南的水乡，同时也繁衍生息着这方水土的秀丽。

如今，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外巷埭的商业属性渐渐远去，这里只留下了古旧的街区、曾经的记忆和生活在乡愁里的稀疏的居民。

弯弯曲曲的河道，高高低低的民居，跟花事荼蘼的景致一样，有了些许远离季节的寂寥。

灰黑白的主色调里偶尔鲜亮地走过来的一群人，走在河边街道上打望和拍照者，则是远道而来揽胜的游客。

漫读荻港，与时光对饮，彼此沉醉。

兴也河水，废也河水。闹也河水，静也河水。

从古色古香的街景与民风里，感知那些自己没有品尝过的岁月和往事，一点一滴地调味阅历和人生，再现历史的四季和风霜。

被沉寂环绕的荻港，斑驳的往事诉说着京杭大运河的辉煌和曾经百姓真实生活的原貌。

楼下，身边的河水依旧浩浩荡荡。但时光的烙印却深深地印在了“耕读传家，崇文尚礼”“知书达礼，诚信待人”“崇儒重文，积善行德”的传统里。

透明的阳光照耀着万物，云水在天地间流淌，一念时光，穿过心灵的味囊，酸甜苦辣都在全身传递。

是的，跟其他游客一样，我也深深震撼，感觉到水乡人文的氤氲和富足的甜蜜与祥和。

外巷埭的西北端，有一座横跨运河的大桥，踽踽而行，于桥面中间，可以览尽沿河而建如同长龙般的古建。

跨过这座桥，就到了里巷埭。

外巷埭的繁闹开放与村子里的幽静封闭，以此桥相隔。

繁闹与幽静，至美和合；开放与封闭，恰如其分。

曲径通幽，清荷碧塘，澈水蜿蜒，老宅红尘。

或桥或路，或人或物，都完美地织就一幅江南水乡闲雅的风情画。

里巷埭建于明清，全长600多米，有钞田弄、沈介弄、牛弄等小巷贯穿连接。

荻港历史上曾出现一批靠经营蚕丝发迹的巨富，其中不乏家产上千万两白银者。

富甲一方，却不奢靡，十分重视文化，是这座江浙雄镇最大的特点。

一座古宅，传一脉人文。

荻港人杰地灵，名贤辈出，自明代起就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美誉。

在一定程度上，这跟有重教崇文优良传统的章氏家族在园林里设立一家名叫“积川书塾”的私塾有关。

“积川”，取自“土积成山，水积成川”，意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知识的积累来自积少成多，只有日积月累，方能成大川。

在这家并不起眼的私塾的引领之下，仅在清朝两百多年时间内，荻港竟出2位状元，56位进士、200多名太学生、贡生、举人。

文脉绵延，浩浩而今。

屈指数来，全国有影响的地质学家、外交家，教育家、科学家、实业家竟多达80余人，他们在各个领域大显身手，竞绽荻港文化底蕴。

离此不远的名人馆里，展示着众多荻港名人。其中著名地质学家、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李四光的老师章鸿钊，便出生于荻港西南的三瑞堂。

在荻港，文化是兼收并蓄的，所以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才也翘楚于各行业。

清涟之上，或莲或菱，环绕荻港古镇的，是纵横的河渠，是河渠画出的别具一格的江南水墨画，是智慧与生态结晶的桑基鱼塘，是多少水乡之人美丽的青少年。

每一朵莲的轻盈，每一片桑叶的婆娑，每一个池塘的清澈，都如一曲奇妙的歌谣，一壶甘醇的老酒，勾起游人回忆往事的美好。

如同与荻港对饮，美好也让我的心情穿上羽衣，飞翔在故乡的天空。

我不是水乡人，但我在轻柔的水乡里，也找到了厚重而快乐的心灵风景，见识了重重包裹古宅的故事。

我的老家南充被誉为丝绸之城，“天上取样人间织，满城皆闻机杼声”，我的青少年也栽桑养蚕，因而荻港水墨画里的每一条路，都能引领我走进植入灵魂的乡愁。

是的，名人的童年，先贤的童年，朝代的童年，还有我们的童年，都缩写在这里。

无论经历战火、沧桑，还是暴风骤雨，一种美好的热爱都蜿蜒地流淌，在这方土地上回旋，沉积，杨柳轻风，花雨佳颜。

透过平静流淌的运河的水，在岁月的春夏秋冬里，我看见了书画之乡耀眼的光芒，看到了南来北往文人墨客的风雅，看到了亦渔亦商亦耕亦读的美好。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荻港也一样。

不一样的是，荻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却注重对古镇老宅的保护，使得古镇保持着其独有的宁静和光华。

其实，老宅的保护并非仅仅指那些建筑，更在保护一种耕读传家的美德，一种再富也不能缺失的文化精神。

因为古镇老宅是文脉传承的鲜活载体。

荻港即景　　本版照片来自百度